



板栗的滋味

□巴山

小时候,我是一个非常爱动的孩子,成天在外光着脚丫四处乱跑。

大概只有三、四岁的时候,有一次,我与几个小伙伴在屋后的树林里疯跑,脚板底忽然被什么东西垫了一下,疼痛极了。“啊,流血了!”小伙伴们惊叫了起来。果然,我的脚指缝都浸满了血。是什么该死的东西将我的脚刺得这样,抬起脚一看,一个小圆球形的果子粘附在我脚板底下。那果子外表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刺。再一看,满地都是那些丑陋可恶的果子,显然是树上掉下来的。

我们都不知那是什么树,更不知道那果子的名儿,但在我幼小的心里却对那满身刺疙瘩的小东西充满了厌恶和仇恨。从此,我再也不去那树林子里玩了。

可后来我发现,一到秋天,那些比我们大的孩子总喜欢三五成群地往那片树林子里钻,回来后他们的衣袋子都鼓胀胀的,脸上也都一幅兴高采烈的神情。有一回,一个叫猴子的男孩得意忘形地对我说:“送你一个好东西,要不要?”我接过去一看,原来正是那次垫我脚板的东西:“这算什么好东西?我不要!”说着就要将它丢了。“别、别、别,这是板栗,好吃着哩,不信你吃吧!”猴子说道。我虽没吃,但我随手揣进小衣袋里,我要拿回去在父亲面前声讨它。

“爸,你看,那次就是这个鬼东西刺了我的脚,猴子他们还捡来吃。”

“是可以吃啊,不过,那是队里的板栗,你可不要去摘哟!”

“可那毛绒绒的刺太讨厌了,我才不稀罕哩!”我对父亲的回答很不满。

“你别小看那些刺壳儿,它们可是保护板栗的,就象我们人穿的衣服一样,没有那刺壳,板栗就长不大……”父亲试图给我讲道理,我却根本听不进去。为此,我虽没相信父亲的那些说教,反而连带对父亲也有些不满。

我家屋旁边也一棵树,不大,虽没结果,但我看得出,那就是板栗树。有一次,趁父母不在家,我提着斧头就去砍。但因力气大小,最终只砍了一道深深的口子。父亲回来后,我乐颠颠跑父亲面前说,我

砍了家里那棵板栗树,父亲二话没说给了我清脆的两巴掌。

从那以后,在我心里,父亲也跟板栗树一样可恨了。在我上四年级时,母亲生了一场大病。为了给母亲治病,家里欠下大笔债务。眼看就开学了,我上学的费用还没着落。“我就不上学了吧!”我说。其实,我早就讨厌读书了。“不上学了?那你就从家里滚出去!”父亲恶狠狠喝斥了我一顿。“滚就滚!”说着我就万分怨恨地跑了。

正当我在屋后山坡上捉青蛙捉得正起劲的时候,忽然发现父亲站在那片板栗树林里,时而望着板栗树,时而又朝四周看什么。我以为父亲在找我,便赶紧藏了起来。藏好后,我就注意观察起父亲来。哪知,过了一会,父亲便爬上了那棵最大的板栗树。父亲要干什么?我偷偷走近一看,原来他在将那些“刺疙瘩”往麻袋里装。那是队里的板栗树,父亲这不是在偷吗?父亲不是经常教育我们兄妹说,不是自己的不能要吗?

开学那天,母亲把钱交到我手上,让我去报名。我说,家里不是没钱吗?这是哪来的钱。母亲说:“这是你爸想方设法去借的钱,你可要好好读书啊!”

“不,你撒谎,这是爸偷板栗卖的钱!”“死小子,你吼什么吼,你爸不也是没办法吗?你说你爸是那种人吗?不为你读书,打死他也不会……”

“谁叫你们要我读书的?”我极为不满地吼道。

不满归不满,但从此以后,我在学习上明显地长劲多了。毕竟,我渐渐长大了,能体谅父母的苦心了。只是那次砍板栗树的事,我还对父亲耿耿于怀。

上初中时,我家那棵被我砍过的板栗树终于结果了,加上包产到户,队里的板栗树我家也分得了一棵。那时,板栗能卖到一块多钱一斤,靠卖板栗,我们家一年可收入好几百元。父母除了种庄稼没啥手艺,一家人的油盐柴及我上学就全靠那两棵板栗树了。

但真正让我改变对板栗的怨恨还是我上初三的时候。一次,我患重感冒,好

几天饮食无味,即将面临的升学考试,让我和父亲都忧心忡忡。那天,父亲突然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东西让我吃。“不想吃!”我确实没胃口。“孩子,你尝尝吧,很好吃的,吃了病很快就会好!”为不拂父亲亲意,我漫不经心地舀了一小勺送到嘴里。咦,还真是好吃。几天没吃东西的我尝到甜头后便狼吞虎咽地大吃起来。吃完后,我才问父亲,这是什么呀?

“板栗,板栗炖的鸡汤呀!”

“啊,板栗!”我不敢相信,这就是那满身刺壳的板栗!

是的,虽然我们家早就有板栗树了,可我从没尝过板栗的滋味。以前,父母是舍不得把板栗拿来吃的。

板栗打开了我的胃口,我的病也很快康复了。

从此,我再也不感觉不出板栗外表的丑陋了,也再讨厌不起来了。

上大学后,父亲每年都要写一封信来,每一次信里,父亲都要写这样的话:今年我们家的板栗树长得很好,你不要担心生活费问题,不要出去打工,专心学习……父亲的话我明白,板栗树长得好,板栗结得多,我的生活费就有保障了。那时,家乡的板栗已卖到四块多一斤了。

靠家里的两棵板栗树,我顺利地读完了四年大学。

大学毕业后,亲朋好友都说,你父亲总算熬到头了,现在该享享福了。然而,哪知道,亲朋们的话却不幸成了父亲谏语。我大学毕业后不到半年,父亲便离开了人世。父亲是因劳累过度而死的。

父亲临死前说要尝尝板栗的滋味,我和母亲便赶紧找来板栗,再杀一只公鸡炖上。哪知,当我将板栗炖的鸡汤喂到父亲的嘴里时,父亲仅能喝一点点汤,板栗是再也咽不下去了。看着父亲那想吃又吃不下的难受样儿,我的眼泪止不住哗哗地地下落……

父亲活了五十多岁,可他却从未尝过板栗到底是什么味。

父亲去世后,我特意父亲的坟头种下了一颗板栗树,但愿父亲在另一个世界能达成他的心愿。

自行车上的亲情

□刘亚华

多年前,我在镇上的小学读书,每天要走八里路上学,那时候我最大的梦想,就是拥有一辆自行车,上下学骑着,既节省时间,又很拉风。隔壁小丽家就有一辆,她每天只要骑二十分钟就到学校了,可以比我晚起四十分钟,每天早上,我已经走在黑漆漆的小路上,想想小丽窝在被子里还在睡懒觉,可以趁天亮再慢慢骑车往学校里赶,我的心头便会涌起无限的向往。要是能拥有一辆像小丽那样的自行车该多好啊!甚至可以不要她那样的新,能骑得动就行。

我知道家里很穷,父母供我上学就已经很困难了,所以我无论多么想要,也没有给他们提起半个字。我只是把他们给我的伙食费一省再省,每天尽量省出一毛钱来,以便将来自己有能力买辆自行车。可一毛钱毕竟太少,实现梦想的日子总是遥遥无期。

母亲是从我的梦话里知道我想要一部自行车的。那天早上我一醒来,她就问我:“你很想要辆自行车,是吗?”我好奇极了,追问原因,母亲笑了,她告诉我:“你在梦里一直叫‘自行车,自行车’的,昨晚把我给吵醒了。”

“是的,我想要辆自行车,方便上下学。”我不好意思地说了出来。母亲没有再提自行车的事,我以为她知道家境不好,没放在心上。

这之后,我每天起床,就看不到母亲的身影了,问父亲,他告诉我,说母亲去镇里卖菜了。镇上的学校附近有个菜市场,为了早点去占摊位,母亲四点钟就起床出发了。想到那么早就摸黑挑担去卖菜,我有些心疼母亲,让她别去了,她却轻描淡写地告诉我,家里的菜实在吃不完,卖一块算一块。还说,你也不是走八里路吗,你都没喊过吃亏呢。

一个月后,母亲兴奋地告诉我,她要送我一件礼物,然后,她指指堂屋,我急急奔过去,就看到一辆崭新的自行车立在那里,车把上还飘着红色的绸布。我的眼里顿时洋溢着幸福的神采,喜滋滋地推着自行车到院子里练习,母亲帮我扶着车后座,转了一圈又一圈,经过两天的刻苦训练,我终于能一个人上路了。

可母亲却不放心,我上学的时候,她就跟在后面一路小跑,我放学的时候,她早早地来到学校,跟在我后面,跑得气喘吁吁,两个星期之后,看我能骑车得心应手,母亲这才放心来。

有了自行车的日子,真的又轻松又快乐。

多年以后,我有过很多梦想,但每一个梦想,都是靠自己的辛苦努力而完成。我这才想起,当初那个自行车的梦想,是母亲千辛万苦帮我去实现的。终于明白,珍惜梦想,更要珍惜那个珍惜你梦想的人。那个珍惜你梦想的人,是真正的把你放在心间上疼爱的人。

那年上山遇大雪

□张浩宗

那年年底,领导安排我和同事赴辖区曹家乡检查个体户经营情况。曹家乡地处莽莽苍苍的大山深处,最高海拔2180余米,是大巴山腹地经济较为落后的高山乡之一,全乡零星分布着几十家个体户。去曹家乡有60多公里,我们租了一辆小客车负责往返接送。我们主动与协助工商部门搞了多年个协工作的刘一敬取得了联系。他是当地人,为我们做“向导”熟络得很,这也是临走时所长嘱咐的。

抬眼望去,冬日的大山落寞寂寥,高耸在蓝天下,轮廓凸现。大山壁立千仞,如刀砍斧削,崖壁上倒挂着古松怪柏。乡政府就坐落在两壁高峰之下。时值年关,乡政府门前的几家个体户商店里挤满了忙着置办年货的村民,给冷清的深山带来了难得的热闹气氛。

刘一敬家住在乡政府旁边。我们检查完近处的经营户天就黑了,只好落脚他家。夜,笼罩着远远近近的黝黑山峰,而刘一敬家却灯火通明。火塘里柴火熊熊,刘家大嫂围着火塘颠颠跑后,刘一敬陪着我们摆“龙门阵”,不停地端茶递烟。山里人的淳朴、豪爽、热情和老刘不时发出的朗朗笑声,让身处异乡的我们心里升起一股热烘烘的暖意。

吃过晚饭,我们就早早躺下了,因为老刘明早还要带我们跑四、五村。翌日,天刚破晓,我们便起程了。从双叉河上山就是一路陡坡,羊肠小道如蛇行斗折,我们小心翼翼攀着路边的枝杈和藤草,过

崖嘴,绕幽谷,跨溪涧,越荒沟……额头上溢满了密密汗珠。危岩随处可见,岩面上沟壑纵横,烙满了沧桑岁月流逝的印痕。山路时弯时直,时宽时窄,宽处能让两人通过,窄处仅容人一只脚。约莫爬了三四个小时,终于走完了漫长的陡坡。坐在枯草坪上,眼前渐显开阔。我们坐下小憩,喘息慢慢舒缓过来。举目望去,山变小了,蓝天上几缕浮云溜过黝黑的山头,一眨眼就没了踪影。老刘说,这里就是四村的界了,四、五村是连在一起的,地势平坦,从事经营的个体户有二十余家。

我们紧走慢赶。老刘说,我们先到苟知兴家,他是山头上第一家经营户。行至苟知兴店门前,经老刘介绍,他赶忙将我们迎进店里。店很小,摆的货也不多,却收拾得十分干净整洁。我们说明来意,在对他的证照、商品进行检查时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项。苟知兴说,国家政策应该遵守,前几年工商所来的都是几个老同志,他们也是这么对我们要求的。他们说,他们都退休了。苟知兴说,难怪你们是生面孔。苟知兴接着说,我们这里的经营户大都办了执照,只有几家新开的店没有办,每年验照贴花,都是老刘带着工商所的老同志来的。说话间,已到晌午。我们草草吃了午饭,便向其他个体户家走去。一路上遇到的情况,与苟知兴说的一样。对几家新开办的业主,我们要求他们限期来所办照,并向这些经营户交代了相关政策。我和同事商量,回所后一定要把这里的情况向所领导汇报,这些个体户经营

条件太困难了,建议所长请示局领导,只收他们办照工本费,其他费用就免了。同事表示赞同。

当走完最后一家个体户时,已近黄昏。店主留我们歇息,老刘则坚持去他一个亲戚家。我们摸黑来到老刘亲戚家时,天空乌云密布,都担心明天下山不顺利,心里竟沉甸甸的。

入夜,我盖着厚棉被睡在木床上,听着木格子窗外寒风嗖嗖,呜呜怪叫,回想着一天的经历,脑海里不知在翻腾些啥,又实在困乏,便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。一觉醒来,房外已是白雪皑皑。

老刘说,老天偷偷下了一夜“强盗雪”呀!这雪不知啥时能停哩。他坚持下山,不然,我们就会被困在山上。老刘的亲戚拗不过,只好放行。她找来稻草,为我们每人搓了一根草绳套在鞋上,以防打滑,然后又为我们每人削了一根木棒当拐杖拄。

路上,已有了早行人。我们踩着厚厚的积雪,踏着村民们留在雪地上的串串脚印,步步打滑,怯怯挪动,不知是怎样摇摇晃晃、颤颤巍巍地梭下了山……

一晃,多少年过去了。后来,每年我也会进山几次,摸森林的脉搏,听大山的心跳,尝山泉的甘冽,感悟经营者的守法和诚信,感受个体户的艰辛和快乐,感怀山里人的淳朴和热忱。他们身处深山,不管遇到啥困难都不言苦,不退却的乐观与豁达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,常常牵动我的眷念和怀想。